

夜读偶记

迷宫之路

关于张炜长篇新作《去老万玉家》

| 洪浩文 |

《去老万玉家》这个书名有点奇怪：去一个人的家里，能有多少故事呢？可是作家竟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。在小说的“附录”中，作家张炜坦承“老万玉”的故事源于童年记忆中的传说，此次写作动用了四十多年前的窖藏，从构思到下笔经过了深长的考虑，并说主题关涉知识分子的“成年礼”。小说时代背景的设置，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胶东半岛。那是一个变革与冲突的时代，西风东渐，豪杰纷争，半岛地区势力混杂。在此时空框架之下，作家凭借非凡的想象力，展开了一幅多方博弈、洪波涌动的艺术画卷。

主人公舒莞屏是百年舒府里的富家子弟，自幼跟管家吴院公习武，长大后赴广州接受新式教育。二十岁那年，恩师吴院公病危，舒莞屏从广州赶回半岛看望，受其临终嘱托寻找一位江湖女侠，于是踏上了“去老万玉家”的路途。故事由此而展开，在虚构的情节中融入了作家关于权力与人性的思考，并由此探讨了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的命运与抉择。

女侠万玉的领地——河西沙堡岛，对于舒莞屏来说，无异于一座迷宫。无论是在队伍里还是在民间，舒莞屏都发现，绝色首领万玉大公是神一般的存在，她被人膜拜，甚至与菩萨、狐狸、刺猬合称“四仙”被人供奉。由于队伍上下都在极力维护大公的形象，舒莞屏在求真的道路上走得有些艰难。但对于这个接受过新学教育的年轻人来说，透视大公的灵魂是迟早的事情。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，舒莞屏意识到万玉的统治手段既有造神、宣导和激励，也充斥着暴力、恐吓和苟且，在某些重要关口，则心狠手辣绝不容情。他发现，在对待手下将军们杀人贪赃、强娶民女之类的行径时，万玉大公常常以不知情为由进行搪塞，这

让他意识到河西是一个令人害怕的“凶蛮之城”。

在大营一年多时间，舒莞屏前后心境大为不同，越来越多的纠结、痛苦与挣扎在潜滋暗长。银库匠师“五微子”因为揭露府上大人的挥霍豪奢，并且历数将军强人妻女杀人如麻之恶，被头目们指控为谋反，舒莞屏为之辩护并求情于万玉大公，但还是被处决了。舒莞屏深受重创，由此感受到了权力的残酷与不公。“五微子”之后，又有革命党人“铁嘴”的被杀。“铁嘴”在临死时告诫舒莞屏：“‘举义’是一个神圣的字眼，切不可与‘匪患’混淆！”仿佛是对“铁嘴”之言的验证，越来越多的黑暗真相如同“北煞风”的袭来。百年舒府的惨遭掠夺，奶娘花婶临死前的叮嘱，让舒莞屏悲愤不已，他终于彻底认清了河西队伍的邪恶。原本对万玉大公及其治下的河西队伍充满敬慕之情的他，“终于明白，归总而言，他们这些人只做四件事：说谎、抢劫、杀戮、交配”。而一旦误入魔窟，力量单薄的个体只能选择逃离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逃亡——被捉——再逃亡的道路。

对人物的复杂性的深入挖掘和出色呈现，是小说的重要看点。在此，几个重要人物之间的情感故事成为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力量。正是通过对各种情感关系的刻画，作品揭示了极其隐蔽的人性秘密。比如河西核心人物、被称为“国师”的冷霖渡大人与万玉大公的情感纠葛，舒莞屏的恩师、曾经救了万玉性命的吴院公，与万玉的互爱关系，万玉对年轻才子舒莞屏的不同寻常的器重和期待。舒莞屏在首次逃亡被捉回后，被万玉和冷霖渡促狭地安排给了亲信小棉玉，被迫与矮小鸡胸的她结婚。而最终，爱着舒莞屏的小棉玉却帮他逃出了魔窟……几个重要人物之间纠缠难解的情感之网，读之令人既惊且叹，不忍释卷。

《去老万玉家》的故事虽有一定历史依据，但小说本身是一部想象的传奇。作家以卓越的想象力和艺术虚构，创造出一个《水浒》般的江湖世界：彼时虽值动荡时代，萧条匮乏，但大自然与人性中自有一种富足之感。那些打家劫舍的草莽人物，尤其是他们神秘莫测的首领，眉眼间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间气息，言行举止古风犹存，生命元气充沛淋漓，个性之鲜明犹如海边四季。人物各个不同的品质和性格，呈现出一种斑斓之美：冷霖渡的智谋、深情与阴狠，万玉的神秘、强大与虚伪，小棉玉的羞涩、卑微与痴情，均为故事增添了色彩和深度。两位象征民族进步力量的革命党人，虽然着墨不多，但给人印象很深；尤其是“周身无一丝油脂”的干瘦的“铁嘴”，其勇毅坚定的形象极为震撼人心。小说中，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背景、动机、性格、行为和命运，他们的故事交织为一幅复杂而宏大的人性画卷。

《去老万玉家》描绘了一个既真实又奇异的世界，再现了百余年前清末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天下大势、社会风貌、自然状况和人物命运。复杂的历史背景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叙事风格，使作品成为一部史诗之作；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对情节的精准刻画，对语言的精湛掌控，赋予了作品纯金美玉般的品质。这是作家调动大半生文学经验与艺术功力，在全力以赴的冲刺下，实现的一次完美抵达。此作是张炜对半岛文学资源的深度挖掘，也是对自己文学版图的有力拓展，它无疑是张炜创作生涯中又一座重要里程碑，也注定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块瑰宝。

《去老万玉家》，张炜 著，发表于《当代》2024年第2期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

上架新书

中华书局
78元
《归来：不一样的陶渊明》
顾农 著



本书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，以诗文补史，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、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，分析其思想的庞杂性、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，以期还原出“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”，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。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，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，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。

中信出版社
35元
《透明社会》
韩炳哲 著



韩炳哲被誉为“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”。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，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，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，在数字媒体时代洞察社会情况和人类心灵，被誉为“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”“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”。

三联书店
80元
《长安是中国的核心》
朱鸿 著



本书可用四个“心”予以概括，即对长安以及长安文化的热心、对长安以及长安文化叙述的真心、对长安以及长安文化叙写的细心、对长安以及长安文化叙写的恒心。涉及地理、建筑、宗教、艺术、民俗。

作家出版社
35元
《幻海》
鲍磊 著



“幻海”作为整部小说的中心构设，蕴含着多重意味。幻海不仅是一座城市，一家小小的书店，还是每个个体心中那片汪洋的心海。如何反观自我，自省且自渡是鲍磊这部小说所要探求的意义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著书人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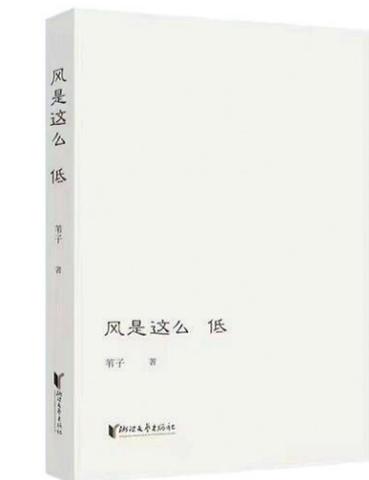
孤独才是我诗歌的远方

关于诗集《风是这么低》

| 苇子文 |

诗的“在”是“远”，它不是眼前，不是“近在”，也不仅仅是庸俗的浅薄诗意的远方，而是那种在身边的“远”，居于内心的“远”。以及处于另一个非地理空间的“远”。它因此拒斥当下与眼前，更拒斥熙熙攘攘来来往往，拒斥圈子与近朋，哪怕好友。因此，在一定的意义上诗是孤独的“在”，此亦为一种“远”。我宁愿自言自语，自说自话，也不愿在众多的废话之中存在所谓的诗。

一个诗人应该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，当更多的诗人重视在场的时候，我们恰恰要退到诗坛以外。一些人其实是把“场”弄错了，它不应与圈子画等号，更不该是整天飞来飞去参加各种活动，到处发声。这个“场”其实是诗的气场，在与不在是一个人与诗歌本身达成的契约，而不是与其他人达成的契约。我们在场，就是从未离开过诗歌本质，在各种诗潮中保持着自己



独立的存在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，不随声附和。我们冷静地处理我们与诗歌发生的关系，那是一种身在其中与之融为一体的愉悦。我们可能从不参加任何诗会、活动，也不会像某

些人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结交诗歌权贵、广发作品，而是静下心来感悟诗歌的静水深流，每一次真正的交流，也必将回归到核心时的心领神会。

诗于我，早早地成为了一种心灵方式，它的重量感、建筑感，从质到形，内在地塑造着我，一如故乡的永安溪，从童年到成年一直贯穿着我的生命，有时会使我不再孤独，有时会愈加孤独，但这是大孤独，有了诗之后的向高处而升起的孤独。我着迷于这种孤独。这是真正的诗之远。

当初夏来临，万物欣欣向荣，而我却越发孤独，我被自己抛往心灵的远方，我在那里发现未明的诗，未明的事物，未明的自我……

《风是这么低》，苇子 著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，定价：38元